

“死的时候有本垫棺作枕的书”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上午去世 享年73岁



■ 陈忠实



■ 陈忠实为读者签名



■ 陈忠实 2014 年 6 月为本报夜光杯撰写的文章

相关链接

陈忠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1997 年获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是陈忠实最重要的作品,各种版本累计销量 200 万册。201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的“《白鹿原》出版 20 周年珍藏纪念版”和“《白鹿原》手稿限量珍藏版”为最新版本。这部长篇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艺术地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剧变,人们的命运折冲、文化选择和价值判断浑然一体,内容宏阔厚重、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极其鲜明。



■ 陈忠实创作用小圆桌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夏天,陈忠实住在长安县的一家旅馆里,为了写小说每天去查阅县志和文史资料。某晚,跟一位年轻作家把酒“闲聊传(聊天)”。年轻作家问:“你用得着到长安摊时间下功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陈忠实的回答是:“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本垫棺作枕的书。”

当时他正准备写的这部小说,就是《白鹿原》。如今,秦川厚土依旧在,世间唯余《白鹿原》——今天上午传来消息,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今晨 7:40 左右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 73 岁。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主任宋强向记者

者确认了这一消息,当初,正是人文社出版了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前两年,陈忠实还出资设立了“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奖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当代文学编辑工作中贡献突出的个人。

1992 年 3 月,陈忠实写信给时任《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何启治,准备将刚刚写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交给《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何启治回忆说,在 1988 年 4 月到 1989 年 1 月,陈忠实写初稿的时候不是在桌子上写的,是在他老家的祖屋里,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放着写出来的,那是初稿。到 1989 年 1 月以

后,才换到了一张小桌子上,“你们如果有机会到西安陈忠实文献馆,会看到照片,一张小圆桌、一个小凳子,他在那里又爬了多少年的格子,于是从白嘉轩到田小娥纷纷登场,他们就是在小圆桌上诞生的。”

“当陈忠实在他祖居的老屋里开始写《白鹿原》的时候,在屋前十来米种了一棵很小的梧桐树,到他写完这部小说的时候,这棵梧桐树已经有胳膊这么粗,有一个圆伞那么大的遮荫的地方,可以让陈忠实在那里休息”,何启治说。

这本书,是陈忠实打算“垫棺作枕”的,可见其耗费心血之巨。200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版陈

忠实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这本创作手记中有很多细节,比如作品动笔、完稿甚至查阅资料的时间、地点以及当事人的对话,都叙述得相当精确。记者甚为他的记忆力叹服,曾向他讨教,当时陈忠实一乐:“很多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事情时间长了我都会淡忘,不过有关写作特别是《白鹿原》的准备、写作过程,我不敢说是刻骨铭心,但过了十几年淘汰不掉的,都成了永久的记忆。”

都说陈忠实生活中有三个“情人”:足球、雪茄、酒。近年来,足球依然是看的,主要看周末欧洲几个国家的赛事,尤其喜欢英

超。雪茄最早抽四川生产的“工字牌”,后改抽陕西汉中生产的“巴山雪茄”,有十余年,直到这家烟厂转产,又选择了黄山生产的“王冠牌”,较合口味。

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郑宗培与陈忠实相交甚笃,他告诉记者,自己半个多月前曾经与陈忠实通过一个电话,想代朋友邀请他参加香港书展做演讲,但却发现他讲话上气不接下气,声音非常轻,“他自己说,最近身体不行,很抱歉,不能参加了。”“陈忠实近年来身体一直不算很好,后来酒也喝不了了”,郑宗培说。

本报记者 夏琦



■ 《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封面

4 月 23 日,“2015 中国好书”盛典活动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亮相荧屏,本报首席编辑殷健灵新作《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继入选

新作《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屡屡获奖 殷健灵:捧着心在写作

“2015 年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之后,又名列“2015 中国好书”的榜单。当晚,殷健灵的微博转发了获奖通知,并以四个字“谢谢你们”作为回应。

探索成长中的心灵

2013 年,她在写第一本书信体散文集《致未来的你——给女孩的十五封信》时,“并没有希望它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没想到,这本书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许多中小学校将它列入课外必读书,殷健灵也被媒体冠以“心灵知己”和“成长摆渡人”的名号。现在,她又完成了第二部《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

书简》,将目光投向青春期更具普遍性的问题。

殷健灵偏爱成长题材,擅长以精微之笔探寻少年人隐秘曲折的心理世界,从幼童到青春少年都是她书写的对象,她所有作品中都隐藏着同一个内核:成长中的心灵。

殷健灵抓住了青春期特别突出的心理需求,以古老的书信体方式,像传递“小纸条”一样,与她的小读者们交换着私密的、信任的、亲近的倾诉。

在作品中代入自己

殷健灵从不否认将自己代入作品——从自我成长经验出发,作为

“曾经的女孩”来讲述,这是她从写作之初就显现出来的优长。无论是“伊莲”还是“J”,都有着她自己的成长印记。

2012 年的春天,殷健灵去贵州山区看望一位从未谋面的读者。这位读者从初中起就很喜欢她的书,长大后留在一座大山里当特岗老师。学校在一个悬崖下,只有两个老师,混班教学三四十个学生。这次探访使殷健灵得到了洗礼和升华,回来后就有了《甜心小米》后面的系列,该系列出版至今已热销百万册。

将自己有过的挣扎,经历的碰撞写成书,她称之为“捧着心在写作”。

洞彻世事保有纯真

儿童文学相比一般文学有着特别的要求:它反映一切主题,却以清浅笔法;即便写苦难,依然可以泪中带笑。这样一种近乎哲学的方式,呈现给读者的却是精辟浅白的道理,晶莹剔透的童真,以及不落俗套的故事。而书写这些故事的人,必定看透了人生的真相,却依然表达着对世界的喜欢,殷健灵说。

“面对复杂,心怀欢喜;洞彻世事,保有纯真。”殷健灵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好儿童文学。她喜欢罗尔德达尔的笑中含泪的《女巫》,喜欢米切尔·恩德的哲思,喜欢美国当代童书作家凯特·迪卡米洛的天才的想象力和对人生的洞悉。

在她心里,这些人是优秀的儿童作家,而对于读者而言,她也属于这有着“特殊质地”的其中一个。

实习生 赵冰操 本报记者 夏琦